

高太史鳧藻集

附扣舷集

二



高太史覓藻集卷之四

後學周立編輯

傳五篇

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
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
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
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
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

居以氣節聞永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
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
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酌不
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
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
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憎
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
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
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
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

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
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濫多中
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
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
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
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瘞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
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
多生謂似婁君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
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爨漢硯唐雷氏琴
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

閔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忘怡然處約若將終
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贊曰生之行凡
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
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
能之手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杏林叟傳

杏林叟姓董匿其名隱居暨陽山中不知其所自出
或云吳神醫奉之後也嘗遇異人授鍼術砭刺按摩
寧舒鬱通求療者皆昇至徒返欲以貲報輒謝曰吾
衣食幸自給無庸是也第令人植杏一樹舍旁曰吾

聊繼吾祖志耳久而成林鄉人不知其名目以杏林
叟號焉嘗曳杖林下逍遙而歌曰杏之華其下我家
杏之實其美我食吾寧舍是兮而從人于役或聞之
曰隱者也前揖而問曰今天下病矣子猶事醫邪盍
以大鍼起大疾乎叟啞然曰我野人也惡知天下之
事哉試以醫言之夫人之玩毒而忘戒嗜甘而憎苦
衆口是惑而忽醫之言者在法皆不療若鑿昧其難
冒受厚直瀆汨日視其殆而不知止者則又病
者之罪人也吾誠愧焉子何欲以是挽我哉遂隱終
其身贊曰雉不隱其文故麗于羅豹不藏其斑故陷

于弇古之君子遭時否塞欲求免乎世者往、變匿其名以自雜於賤技之間若陳留老父漢陰文人之流姓名且不得而知身丁得致邪所謂身名俱隱者上也身隱而名著者下矣杏林叟識能察時藝能濟物寧沒其名以全道謂之上隱非邪

胡應炎傳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闡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

勇將兵雜守之閭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
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
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
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
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
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
免乎乃命應登侍毋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
吾宗不韋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閭命即
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閭畫曰吾州京
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

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
與戰也宜樹木柵傳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聞然之
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
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
闇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
都率少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矣與安節師勇分門出
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
元兵多傷弊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
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
得婦人剝乳煎膏沃其上發大矢射之火熾柵焚又

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
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
者以筯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老
金山長老蓋謗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
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
至軍門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
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
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聞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
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
都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

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
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
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
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
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
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間
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
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
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
邪目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墨翁傳

墨翁者吳槐市里中人也嘗游荆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目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雖龜手皴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瀋數斗醉為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輒弗予故他肆之屨恒滿而其門落然客有謂之曰子之墨雖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賈以餌衆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

耻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為則是以前古墨彌於外而
以今墨售於內所謂銜璞而市鼠腊其可乎吾既不
能為此則無恠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
篋中則黜然者固在何遽戚、為乎乃謝客閉戶而
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
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為則不能以實德彌其
中徒飾外以從俗徼譽者豈不愧哉歎息而去
齊人高啓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為傳翁姓沈
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

梅節婦傳

節婦姓梅氏平江人適廣平路總管致仕浦侯子至
正十六年春淮兵南下守臣弗夙戒城遂沒婦天懼其
齒之壯是以集禍也適携婦匿旁小民家民遂知其
有所挾心利之陰出召外兵、入夫逸去婦為兵所
得兵見其色將污之婦曰若欲者貨耳我悉以與若
若其舍我不然我有死耳終不能為失身人也曰探
懷出其金兵持婦少懈遂乘間脫赴渠水中水淺不
得死兵遂至水次以刀擬婦曰亟出否則死是水矣
婦不為動兵遂舍去後至者婦面水上知其生復欲
鉤出之婦力挽不肖升兵怒以戈戳其腋死焉三日

夫得其尸殞于舍後廢園中蓋余與浦鄰也嗚呼婦
之死節猶臣子之死忠孝分也曷足異哉然君子之
聞一事則亟書而累稱之若不得已焉者豈非以教
化不興風俗既壞人知而死者少而不死者多歟今
作梅節婦傳亦余之不得已也悲夫

贊八篇

愛敬堂圖贊

爾容愉、爾儀肅、以事以承弗離弗瀆相彼室堂
在是繪圖尔有親養繫我獨無

東坡小像贊

或置諸鑿坡玉堂或放之朱厓黃岡衆皆謂先生之
憾余則謂先生之常先生蓋進不淫退不傷凌厲萬
古麾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

丹厓小像贊

誦其文偉然其夫睹其貌眇焉乎儒跡晦名彰身臞
道腴不翕、以合不汲、而趁知之者固以為介不
知者則以為迂吁

義鶴贊

并序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
俱一日其雄望脰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

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怜之莫能升遂死轉而絕雌依
其傍弗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
盡化迺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喉嗷若踴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衰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咷夕噉曾無含悃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鶴哉迺賁曰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
守禦鳥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
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魄猗匪魯黃鵠孰配爾
德猗